

新華活葉文選

第379號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新運路一號

經售處：華東總分店發行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一九五一年三月

1—15000

毛澤東同志發展了真理論

艾思奇

一 真理的問題是對於革命成敗攸關的重要問題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反覆地論述到關於真理的問題。他依據辯證唯物論的認識原理，爲我們正確地指明了真理的性質，判定真理的標準，以及如何解決理論的東西之是否符合客觀真理性這個問題。他『深刻地說明了和發展了著名的恩格斯和列寧關於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原理、關於客觀東西和主觀東西的一致性的原理』（真理報編輯部）。不難看出，毛澤東同志是把這些真理的學說當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的一個極重要的部分，並且用很大的力量來加以發揮的。毛澤東同志之所以在理論上這樣重視真理的問題，歸根結底，又由於它在中國革命的長期歷史實踐中，始終是一個成敗攸關的極其重要的問題，也是一個需要用艱苦努力來解決的困難問題。

在一九四一年的『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裏，毛澤東同志曾把近代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歷史這樣作了一個簡單的總結：『災難深重

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武器。』鴉片戰爭失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期間，中國人民經過了八十年左右的鬥爭，由於沒有找到最好的真理，革命運動始終沒有獲得勝利。自從中國人民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之後，才不過二十八年，毛澤東同志就在他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裏宣佈中國人民自己的革命鬥爭已經取得了基本勝利。就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年的歷史來說，革命領導之能否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也是與革命的勝敗密切聯繫着的。在有些時期，特別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期，以及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的國內戰爭時期，由於革命的部分領導者不瞭解甚麼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由於他們把錯誤——政治路線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思想方法上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誤認為真理，就使革命和人民遭受了很大的損失。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一些革命領導者們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對這些錯誤的傾向進行不斷的堅決的鬥爭，那麼，今天中國人民的勝利是不能想像的。

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論聯合政府』的報告裏說：『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適合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適合人民利益的。』真理的認識對於革命和人民是如何重要，直到現在在我們的工作幹部中間，還有很多人不能深刻瞭解，甚至於完全不能瞭解。有些人不肯用刻苦努力的精神來

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其藉口是不學習理論似乎也可以照樣工作，而不知道不學習理論決不能把領導工作做好，決不能在領導工作中避免錯誤或減少錯誤。有些人在工作和學習中不能夠積極地堅持真理，對於真理和錯誤的界限劃分採取無可無不可的態度，不能勇敢地來揭發錯誤和對錯誤進行鬥爭。對於真理缺乏積極的和嚴肅的態度的這一切情形，是不符合於革命和人民的利益的，是和毛澤東同志重視理論學習，重視真理的精神相違背的。

要善於堅持真理，就必須瞭解甚麼是真理，必須學會判別真理和錯誤，必須懂得如何才能使我們的認識經常保持客觀的真理性。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認真研究『實踐論』中所發揮和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學說，並把它應用到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當中。

二 實踐之作為真理標準的原理

甚麼是真理？真理就是符合於客觀事物規律性的正確認識。人的思想如果不符合於客觀事物的規律性，這就不是真理的認識，而是錯誤的認識。如何判別真理和錯誤？如何證明我們的思想和認識是否合於客觀事物的規律性？毛澤東同志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給了一個明確的答覆：『通過實踐。』『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只有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物質生產過程中，階級鬥爭過程中，科學實驗過程中），人們達到了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時，人們的認識才被證實了。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

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爲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因此，『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與基本的觀點。』

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裏，有這樣的一段話：『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對象的真理性，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之真理性，即真實性和威力，現實性。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真實還是不真實的爭論，乃是一個純粹煩瑣哲學的問題。』馬克思在這裏所規定了的基本原理，在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反杜林論』，『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等）裏，都有更詳細的闡明，而在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裏，是更進一步地具體地發揮了。

否認實踐之作爲真理標準，曾經是許多反動哲學者引人陷入唯心論和不可知論的泥沼裏去的詭計，列寧對這種詭計曾在他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給了深刻的揭露。舊社會的許多學校教師和知識分子之容易沈溺於煩瑣哲學的空論，其根本的原因正是由於中了這種唯心論的毒害。忽視實踐之作爲真理標準的原理，或對於這原理完全無知，曾使許多人在革命工作中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他們閉着眼睛不肯對羣衆的實踐經驗作任何的調查研究，把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和自己主觀上的『想當然』當做真理，用來任意決定政策，指導工作。凡是與他們的『想當然』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的東西，即使是在羣衆的實踐中得到了證明的成功經驗，也要戴上機會主義的帽子，給與無情的打擊，凡是在他們的『想當然』指導之下的行動，

即使在羣衆的實踐當中遭到失敗，碰得頭破血流，仍然要找理由把它渲染成偉大的勝利，並繼續向失敗的牆壁上碰去，而決不肯承認失敗，更不能『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中國的革命人民曾因為這些主觀主義的領導者遭受過很大的損失。在今天的工作幹部當中，也還存在着一些這樣的主觀主義傾向，他們雖然不是居於那樣重要的領導地位，但如果不去注意克服自己的主觀主義，那麼，他在一定的地方對於工作和人民，仍然會給與相當的損失。

堅持實踐之作爲真理標準的原理，來和這一類的唯心論者、主觀主義者進行不調和的鬥爭，務必使他們放棄那種『自封爲『天下第一』的『虛偽與驕傲』的態度，老老實實地到人民的革命實踐中去學習，這對於革命、對於人民都是非常必要的。在這一方面，毛澤東同志自己就作了傑出的模範。他不但在理論上發揮了實踐之作爲真理標準的原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行動上，在一切實際的革命鬥爭的指導上，始終堅持着這原理。和那些閉眼不看社會實踐的主觀主義者相反，毛澤東同志任何時候都不忘記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從廣大人民的實踐鬥爭中進行調查研究，抽引出符合於客觀事物規律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來反對主觀主義的錯誤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來對工作提出正確的指導。要瞭解毛澤東同志如何堅持這些原理，只要回想一下在一九二七年間，他如何從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中得出與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相反對的結論，或者回想一下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期間，他如何依據當時革命鬥爭的具體實踐經驗，提出指導革命的正確路線，來反對教條主義者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只要回想一下這些例子，就

很足夠了。

這裏必須提起注意，在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裏，被當做認識發展之基礎和真理標準的實踐，與舊哲學中有時論到的以及受舊哲學影響的一般人思想中所瞭解的『實踐』，是根本不同的，是一定要明確地加以區別的。舊哲學的唯心論在提到知與行、理論與實踐的問題的時候，其所理解的『行』或實踐是抽象的、表面的、片面的，甚至於是神祕的，反動的，其所指的內容，或者僅僅是儒家的進退澠掃式的修身行爲，或者是對於某些倫理原則的所謂踐履篤行，或者是黑格爾的『用沈思來製定的改造直接的東西』，或者是庸俗的人情世故，或者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冒險行爲，或者是某些腐朽的反動哲學中胡說亂道的甚麼內心體驗。這些唯心論哲學所規定的『實踐』和『行』的概念，與辯證唯物論的科學的實踐概念，或馬克思說的人類的『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根本不同。五四運動中間爲胡適販到中國來的美國反動資產階級的哲學——實驗主義，其所謂的『實效考驗』，也是一種用科學名詞僞裝了的唯心論的概念。要想根據這些謬誤的概念來正確解決實踐和認識之間的關係問題，是不可能的。舊唯物論也不能理解甚麼是真正的實踐行動，如像費爾巴哈，他就把實踐看做低級的生理的情慾活動，『把實踐只在它的污穢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上加以理解和確定』（費爾巴哈論綱），把『實踐的觀點，飲食的觀點』（費爾巴哈）看做一個東西。『他不瞭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之意義』（馬克思）。舊唯物論既然從這樣低級的意義上來瞭解實踐，因此也就不可能在認識論裏把實踐放在真理標準的優越地位上。

學習『實踐論』，就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實踐概念，和舊

哲學裏的那些淺薄的、混亂的、庸俗的、甚至於神祕反動的概念加以嚴格的區別。否則，要想正確地領會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和其中所包含的真理學說，是絕對達不到目的的。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把辯證唯物論的實踐概念的具體內容作了系統周密的發揮，他依據精密規定的意義，有時特別稱之爲『社會的實踐』，或『變革現實的實踐』，這就有別於舊哲學中和一般人心目中的那種意義模糊的概念，有別於那種反對變革現實的帝國主義反動派所要求的『實效』。毛澤東同志指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社會實踐的具體內容，最主要的，是生產活動的實踐和階級社會的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的實踐。其中生產活動的實踐，又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同時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又『給予人的認識發展以深刻的影響。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毛澤東同志指出：人類對於真理的認識的程度，是隨着社會實踐的發展而發展，首先是隨着生產活動的發展而發展的。『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因此，人們的認識，不論對於自然界方面，對於社會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即由淺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同時，在階級社會中，階級鬥爭的發展，也是人類認識發展的一個決定條件。在過去很長的一個時期中，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限制了人民的眼界，特別是各時代反對社會變革的反動剝削階級，要蒙蔽歷史發展的真相，這些條件使得人類對於社會和歷史的認識長久缺乏全面的科學的真理性的，只能限於片面

的瞭解。但是，歷史上每一次進步的變革現實社會的階級鬥爭，總使人們對於真理的認識前進一步。到了伴隨着巨大生產力的大工業而出現了無產階級的時候，人們終於能夠對於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瞭解，這樣就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

因此，只有『社會的實踐』，『變革現實的實踐』——變革自然界的生產活動和變革社會的階級鬥爭的實踐，才是人類認識發展的真實基礎，任何人如果希望使自己對於外界的認識不斷地接近客觀的真理性，就只有參加在變革現實的實踐當中。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必須讓自己的實驗室的研究以及頭腦中的推理計算與工農業的社會生產活動適當地、直接地或間接地保持某種聯繫，才能夠在發明發見方面不斷地獲得新的啓發和不斷的進步。完全脫離生產活動的自然科學研究者，縱然也可以獲得一些現成的知識，但要想超出現成的知識水平而向新的真理不斷接近，是困難的。舊中國的自然科學界一般的停滯不進或進步遲緩的狀態，基本上是可以反動統治下自然科學研究與生產活動的條件相隔絕來說明的。研究社會歷史的人，或希望對於社會、歷史以及革命的問題獲得正確認識的人，必須使自己的研究與變革現實社會的階級鬥爭相結合，必須參加在變革現實社會的而不是保守舊社會的階級鬥爭中，才能夠真正領會社會科學的真理。脫離了進步的階級鬥爭的人，就今天來說，脫離了世界各國人民反對以美英帝國主義為首的一切反動勢力的階級鬥爭的人，以不問政治而自鳴清高的人，以少數上層人物的所謂修身踐履行為而自滿自足的人，留戀舊社會甚至於站在保守舊社會的反動立場上的人，要想正確認識社會歷史發展和革命發展的真理，是不可能的。

三 接近客觀真理的辯證法道路

人們如何在實踐中使自己的主觀認識接近客觀真理？毛澤東同志指出，這是一個依循着辯證法規律的能動的發展過程。人們在實踐中對於客觀真理的接近，最初只能達到『感性認識的階段』，『感覺與印象的階段』，我們在工作中獲得的初步經驗，都是屬於這一個階段的認識。在這個階段裏人們的認識是比較低級的，即只能認識外界『事物的現象，事物的各個片面以及這些事物的外部聯繫』，只有再經過『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與印象的東西反覆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裏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產生了概念。』這時人們的認識『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繫，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繫了。』這就是達到了『理性認識的階段』。理性認識『在人們對於一個事物的整個認識過程中是更重要的階段』，因為只有理性認識，才能使人們『瞭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瞭解它的規律性，瞭解這一過程與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繫』。我們在工作一個時期之後，要把各方面的工作經驗作一個總結，這就是爲着要使認識達到理性階段。但是，僅僅達到了理性認識階段，還不能完全解決我們的思想之是否符合於客觀真理性的問題。『要完全地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把理性的認識再回到社會實踐中去，應用理論於實踐，看它是否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如果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那就證明理性的認識已符合於客觀的真理性。如果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或不完全能達到預期的目的，這就證明它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客觀的真理性，就必須加以全部的或部分的修正。這就是在實踐中『檢驗理論

與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是認識的『更重要』的階段。我們在工作中把經驗的總結製成新的方針、計劃，再用來指導工作，就是使認識進入這一個『更重要』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裏，當然我們也還不可以把已定的方針、計劃看做絕對不可改變的東西，而常常要依據工作中所產生的結果來加以必要的修正。『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因為只有經過這一個『飛躍』，才能完全解決我們對於外界認識之是否符合客觀真理性的問題。

列寧在『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裏這樣寫道：『從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惟，從思惟到實踐——這就是認識真理、認識客觀實在的辯證法道路。』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把列寧所指出的這一條認識真理的『辯證法道路』作了詳盡的闡述，這是毛澤東同志對於真理論，對於實踐之作爲真理標準的原理所給與的重要發展。毛澤東同志的這些發展，是與中國革命歷史上反對各種錯誤思想的鬥爭密切地結合着的。他總結了這些鬥爭經驗，從認識論的基礎上揭發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這兩種基本錯誤傾向之所以失足的原因。真理的認識必須是在實踐中經過有規律的努力過程才能獲得，不懂得這些必然的規律和過程，不承認對於真理的認識必須按照這些規律和過程採取老老實實的科學態度，而以爲可以採取任何輕便偷巧的態度，以爲僅憑乍然一看或靈機一動，而不必準備付出相當大的努力和苦心就可以猝然獲得，這種無知和僥倖的態度，這種思想方法上的機會主義態度，正是各種錯誤認識發生的根源。教條主義之所以脫離客觀真理性，就是由於脫離了實踐；就是由於脫離了實踐基礎

上的感性知識；就是由於不懂得『認識開始於經驗』這一個『認識論的唯物論』原理；由於不懂得理論都是從許多經驗中總結出來的這個道理；由於不懂得必須『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論的系統』，才能『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由於不懂得爲了要取得豐富的感覺材料，就必須對於所要認識的對象及其周圍環境作周密的調查研究，必須聯繫羣衆，向羣衆學習，從廣大羣衆的生產活動和階級鬥爭的實踐經驗中去獲取大量的各方面的間接經驗，以補個人實踐的經驗之不足。這樣才有可能對經驗作出全面的總結。總之，教條主義者不懂得感性認識是接近客觀真理的一個必要階段，因此他們也就不知道應該從實踐經驗中去抽出反映客觀現實的生動理論，而把『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或書本上支離破碎地抄引下來的現成條文常做公式到處亂套。這樣就離開了接近客觀真理的道路而走上懸空的主觀主義的道路。

經驗主義者又是從另一方面遮斷了人們接近客觀真理的道路，這就是不瞭解『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這一個『認識論的辯證法』原理。他們以個人所有的一點點直接實踐經驗自驕自滿，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與一孔之見，輕視各方面的間接經驗，不會有系統有組織地從事周密的調查研究和學習各方面的經驗，不知道把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改造提高使之成爲理性認識的必要，不懂得總結經驗的必要。他們把總結經驗看做不能忍受的苦事，把閱讀書籍學習理論誤認爲多餘之舉，把學習新的知識和應用頭腦思考問題當做不必要的麻煩。因此，經驗主義者的知識就停頓在狹小的低級的感性階段，不可能認識事物的全體，事物的本質和事物的內部

規律性，不可能在實踐中『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掌握明確方針，看出遠大前途，對於事物發展的客觀真理是處在盲人的狀況中。

這樣，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是在兩個不同的方向上離開了認識真理的辯證法道路。毛澤東同志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學說，詳細指明這條正確的道路，就給我們指出了避免重犯這些歷史錯誤的明確方針。

四 真理的相對性和絕對性

毛澤東同志嚴格依據辯證唯物論的原理，指出認識真理的過程決不是一次完結的，而是永不停息地向前推移和發展的過程。這是因為真理的認識只能是客觀事物過程的正確反映，而客觀事物過程，『不論是屬於自然界的與屬於社會的，由於內部的矛盾與鬥爭，都是向前推移向前發展的，人們的認識運動也應跟着推移與發展』的緣故。因此，人們對於客觀事物的某一過程和某一發展階段獲得正確的認識之後，即便是在實踐中受到了檢驗，證明其為完全符合於客觀規律性的真理，仍然不能把它看做無條件的絕對真理。一旦客觀事物的過程中間發生了新的推移和轉變，就必須使自己的主觀認識也跟着推移和轉變，使之符合於新的客觀過程的規律，因此，人們如果要使自己的認識經常保持客觀的真理性的，那就決不能在任何一個時候使自己學習的努力停頓下來，就要不斷地跟着實踐的發展前進，而使自己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也發展前進。『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

毛澤東同志特別依據了革命歷史實踐的經驗，來證明真理認識之不斷發展的必要。他說：『依社會運動來說，真正的革命的指導者，

不但在於當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有錯誤時須得善於改正，……而且在於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於使自己及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着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於新的情況的變化。革命時期情況的變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黨人的認識不能隨之而急速變化，就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

毛澤東同志對於革命歷史經驗的這些總結，具體地發揮和發展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指出的這一個原理：『真理和錯誤，像一切在兩極對立中運動着的邏輯上的範疇一樣，祇在極端被限定的領域內，才有絕對的妥當性。』這就是說，人們的主觀認識，只有當它在實踐中被證明經常符合於客觀的情況的時候，只有它能夠不斷地隨着實踐的發展而發展，隨着客觀情況的推移轉變而推移轉變的時候，才能經常保持它的客觀真理性。這叫做『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知與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人們的認識如果一旦停滯不動，滿足於已有的知識，把某一過程某一階段的正確認識變成僵死的成見，不能跟着社會實踐和客觀過程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那麼，原來適合於客觀情況的正確認識就要變成脫離實際的主觀空想，真理就要變成錯誤。毛澤東同志指出，這種由主觀與客觀的分裂，理論與實踐分裂所產生的錯誤，就是革命的實踐當中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產生的認識論根源。右傾機會主義者是『革命隊伍中的頑固派』，他們『看不出矛盾的鬥爭已將客觀過程推向前進了，而他們的認識仍然停止在舊階段』。『他們的思想離開了社會的實踐，他們不能站在社會車輪的前頭充任嚮導的工作，他們只知跟在車子後

面怨恨車子走得太快了，企圖把它向後拉，開倒車。』至於『左』的冒險主義，其特點是『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

毛澤東同志充分論證了真理認識之不斷發展的必要，因此也就『深刻地說明了和發展了著名的恩格斯和列寧關於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原理』（真理報編輯部）。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主義者承認，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

我們能夠認識絕對真理嗎？馬克思主義者的答覆是肯定的。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因此，我們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之不斷前進發展的過程，就是我們認識絕對真理的過程，只要我們持續不斷地努力學習，只要我們經常不懈地從實踐過程中，從客觀事物發展過程中，抽引出新的真理，來充實和發展舊的真理，我們就已經是親身游泳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我們就能通過無數的相對真理來接近絕對真理。自然，這一個游泳的過程，是永遠沒有完結的，那是因為『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而『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那是因為絕對真理的本身，就是一個不能完結的、人類認識日益向更高程度發展的活生生的過程。因此，沒有形而上學者所幻想的那種最後完結了的絕對真理。如果一定要勉強去設想和勉強去追求這種最後完結了的絕對真理，不願意使真理認識的發展脈搏永不停息地跳動下去，不願意

把絕對真理當做『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來看待，不願意承認絕對真理中同時包括着這個相對的方面，那就勢必要把一切相對真理都誇大成絕對真理，把一些有限的活的知識變成永遠凝固的殭屍，然而客觀過程和人類實踐却決不是永遠凝固的殭屍，而是永久向前發展的有生命的東西，這樣一來，勢必就要使人的主觀認識和客觀現實分裂，使理論和實踐分裂，這就不但得不到真正的絕對真理的認識，甚至連相對真理也掌握不住，而所能掌握住的，就僅僅是主觀的、經不起事實考驗的、形而上學的愚想！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一切想要創造永久完成的絕對體系的哲學家，都是為着這個原因而在歷史發展的前面無例外地宣告破產了的。就革命工作中的問題來說，教條主義者把某些抽象的公式當做最後完成了的真理，不顧一切條件、地點、時間任意拿來亂用，有些經驗主義者把局部的經驗誤認為普遍真理，在任何條件下都要堅持這些局部經驗，不肯學習新的經驗。這些錯誤思想，都是片面地堅持真理的絕對性質，而否認相對真理的存在，在各種實際工作中，是都要遭到嚴重的失敗的。

毛澤東同志指出『人們對於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這決不能得到另外一種形而上學的片面的結論，說一切真理歸根結底都只是相對的，而沒有任何絕對的性質。有一種哲學上的相對主義者，以為世界上的真理是沒有任何絕對的客觀標準的，只要人們主觀上覺得是真理，就可以算做真理，因此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是非作為是非，而不必承認世界上有甚麼真正的是非，這就成為一種懷疑主義和極端的主觀主義。列寧所批評的那些『經驗批判論』者們，在實際上都有這種相對主義的看法。美國的實驗主義是與經驗批判論同類的哲學流派，它的所謂『實

效考驗』的真理標準，實際上也是一種主觀的標準。例如對於美國的反動資產階級，如果宗教迷信也能產生幫助他們維持統治和賺取利潤的實效，他們就可以硬把宗教迷信看做和科學同樣有價值的真理。如果科學對於他們所要求的利益不能表現甚麼實效，那麼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真理也要被他們當做謬誤甚至於罪惡看待。這些相對主義的哲學流派自然是荒謬絕倫的。就革命工作來說，有些人以感想代政策，憑着主觀上的臨時的想法來解決問題，出爾反爾，前後矛盾，反正都自認為真理。有些經驗主義者在各種零星的感性經驗之間遊移來遊移去，無可無不可。這些錯誤都是在實際上把真理看做僅僅相對的，主觀的東西，而否認了絕對真理的存在。

馬克思主義所承認的相對真理，決不是與絕對真理完全隔絕的。第一，它是『人們對於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因此它的真理性就有着客觀的——絕對的標準，而不能由人的『主觀上覺得如何』來隨便顛倒是非的標準。第二，它的總和構成了絕對真理，因此它本身就是絕對真理的一部分。第三，它反映着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的一定具體過程，因此它在絕對真理的無限延長的鏈鎖中是不可少的環節，我們不能像相對主義者那樣割斷真理的認識發展中的這一種歷史聯繫，他們把真理誤認為只是主觀的、暫時的、偶然地孤立出現的，與它的過去和將來的人類認識沒有甚麼必然聯繫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反映每一具體過程的相對真理，都是以前人類認識發展的結果，而同時又是以後進到『高一級的程度』的基礎。要使我們的認識不斷地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向前游泳，就必須善於取得在每一歷史時期人類認識發展所達到的一切積極成果，作為更進一步跳躍的立腳點。教條主義者把過去已經獲

得的某些書本上的真理變成死的公式，來束縛着自己的手脚，以致失去了在生動的實踐經驗中向前跳躍的能力。經驗主義者局限在當前的狹小的感性知識圈子裏，不重視學習理論，不認真讀書，不能把人類認識已達到的真理的高峯作為自己跳躍的立腳點。兩種主觀主義的錯誤都使認識不能前進，障礙着人們向『高一級的程度』跳躍。

毛澤東同志在『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演講裏，曾經用『對症下藥』的良醫態度，告訴我們如何來反對這兩種主觀主義。這就是要使『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向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同志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所給與的一個極重要的發展，是在於總結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這些歷史經驗，而創造了著名的『馬、恩、列、斯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原理，作為我們正確掌握馬克思主義活的真理的基本方針，作為糾正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這兩種偏向的一個思想方法的重心。懂得了這個原理，犯過教條主義毛病的人就知道不應該再去死記書本上的個別文句，並把它當做抽象的絕對的公式來限制認識的前進，而是要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中學取那些普遍真理，也就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並應用它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所提出的各種新的實際問題。『從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創造出理論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以便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另一方面，犯經驗主義的人也就知道應該認真讀書，以便從馬克